



长征 第4190期

魏营长的婚事

李宏

名家讲述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魏营长叫魏青春,32岁,浓眉大眼,面黑体健。

在火箭军某导弹旅,魏青春有个外号叫“魏三不”。他个人很忌讳这个外号,一般人都不敢当他的面叫,背后叫“魏三不”时,也要前后左右看看,以免被他听见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魏青春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,一脸怒容,将球射向了观战的樊副旅长。

壹

某新型号导弹武器发射成功那天下午,当导弹发射末区传来导弹命中精确度的消息时,沉寂紧张的发射现场一下子沸腾起来,只有魏青春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向远处的沙丘缓慢地走去。

伫立在一丛骆驼草前,魏青春长长叹了一口气,便如松般杵在寒风中。不知过了多久,他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:“咋了?又为父母的身体犯愁了?”魏青春没回头也没回话,他知道站在身后的是政委苟小平。苟政委说:“我和旅长研究过了,你明天就回老家照顾父母。”魏青春转过身来已经一脸泪水:“即使我回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母亲瘫在床上上,父亲的直肠手术刚做完。”苟政委坚定地说:“你这次回去不光为了照顾父母,还有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”魏青春立即挺直了原本就挺直的腰板问:“什么任务?我保证完成!”苟政委笑着说:“相亲,你这个老大难问题已经惊动了火箭军首长。30天内必须完成任务,婚事解决了,父母的事就好办了。”

听政委这么一说,魏青春索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嘟囔着说:“政委,您知道我为什么叫魏三不吗?说我不是城里人吧,我从小生活在大西安;说我长得帅吧,我也算浓眉大眼只是黑了点;说我不像有文化的人吧,我正经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,我比别人少什么了,不就是长得糙点、家庭困难点、讲话直点吗?为什么就没有女孩子喜欢我呢?”

苟政委又在魏青春肩膀上拍了一掌说:“魏三不,我就不相信堂堂二等功臣追不到一个媳妇。明天晚上专列经过西安时你就回家解决个人问题。记住,追女孩需要智慧!”魏青春不情愿地说:“这次高原实弹发射发现不少训练短板,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解决这些短板的压力。”政委说:“放心吧,已经安排樊副旅长去你们营挂职了。训练短板的事你边休假边思考方案。”

贰

魏青春出现在西安临潼区棉纺小区的家里时,已是凌晨一点四十,敲了半天门才将父亲从床上敲了起来。父亲一脸

惊讶地问:“娃,你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?”魏青春黝黑粗糙的脸上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,笑着回答:“任务完成了,政委特批我回来休假照顾你们二老。”

“前几天邻居还在电视新闻里看见你了,都夸我娃有出息。回来了也好,抓紧相亲,在有生之年我们还想抱孙子呢。”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披着衣服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娘,您儿子当不了光棍,只是缘分没有到。”母亲喜悦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:“还吹牛啊?你春节相的那个小学老师,人家都结婚了,还送来了喜糖。”魏青春强作笑脸调侃说:“那是她们有眼不识‘金镶玉’,人家说了,我相亲相到第20次,媳妇自然就来了。”

父亲把冒着热气的鸡蛋面端过来,随口说:“你这婚事呀,成了你妈心病,半夜睡不着总跟我絮叨。前两天,又托人介绍了街道办事处干部,离过婚带一个小女孩。那女孩我见过,脸蛋嫩得跟凉粉儿似的,要不明天上午约个地方见一面。”

叁

魏青春一早起来,父亲已经从楼下的早点铺端回了他最爱吃的酸汤搅团和肉夹馍,说:“女娃今晚要回家吃饭,你去买点菜回来准备一下。”魏青春说:“我屁股还没有坐热呢,这第一次见面就到家里来,不好吧?”父亲知道魏青春心里想啥,就安慰说:“前几次相的那几个女娃,都因为咱家房小有病人才拍屁股走人的,这次我们换个思路,她结婚有娃我们不嫌弃,咱家房小有病人你也别小瞧咱们,我儿子还是硕士营长呢!”

魏青春想了想,便应承:“好吧,我在家打扫一下卫生准备准备。”

父亲临出门前,将镶有儿子二等功三等功喜报的镜框擦了一遍,魏青春佯装啥也没有看见,给教导员和政委打电话报了平安,才拎着菜篮子出去。就在他买菜回来时,教导员的电话追了过来:“六连有个四级士官叫韩根锁,父亲与邻居因为宅基地的事发生纠纷,被人打伤了腿,你去处理一下。”

魏青春脑子里迅速搜索了一遍,立即定格了士官韩根锁押送弹武器在列车上表演西北快书的画面。心想,这活儿韩根锁那张喜剧脸不知焦灼成啥样了。这时,母亲大着嗓门说:“那女娃叫刘莹,办事处门前挂着她当先进的照片,你没事转到那里看看。刚才来电话了,晚上要带着女儿一起来,你多炒几个菜。”

魏青春为母亲的杯子续上水说:“娘,我有点急事必须去一趟郊区,办完事就赶回来。”说完,便风风火火地出了门。

肆

魏青春赶到医院,费了很大劲才找到韩根锁的父亲。他用陕西话说:“根锁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,我一定要为您家讨个说法!”

根锁的母亲、妹妹和邻居都是朴实的关中农民,这会儿都围上来说:“魏营长,他们家仗着儿女多势力大有钱,盖房子时强行侵占了我家半亩地宽的宅基地,找他们说理,他们就支使人打了我爹。”魏青春问:“你们没有找村委会反映情况呀?不

行就找镇政府嘛!”根锁的妹妹抹着眼泪说:“咋没找,他们家人多势众,我们哪儿惹得起啊。”

“只要道理在咱们这边,这个人我惹定了。”说完,他拽着根锁的妹妹就去了县武装部和民政局。一下午跑下来,武装部和民政局都支持向法院提起诉讼,以维护军人家庭的合法权益。

魏青春返回医院把相关情况跟根锁的父母说了,把仅有的一千块钱塞给了老人家,急急忙忙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。母亲指着正在往桌上端菜的年轻女性说:“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刘科长刘莹。”刘莹笑着点点头,大大方方与魏青春握了握手说:“我在电视上见过记者采访你,你喊‘号手就位’的口令时,简直太帅了!”刘莹白净匀称,也很标致,尤其那一头秀发和握手时的触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快吃完饭时,刘莹突然问:“魏大哥,我只知道你在部队当兵,不知道你在哪儿当兵呢?”魏青春不明白刘莹问话的目的,索性实实在在地说:“在南方的大山里,不过,每年都有几个月在西北戈壁训练。”刘莹又问:“那一定很辛苦吧?”魏青春说:“都在我这脸上写着呢,那里的风沙像刀子一样。”刘莹笑笑说:“我们办事处主任的老公在西藏当团长,一年只有一两个月能见面,老人孩子生病住院都顾不上。”魏青春听这么一讲,心立马凉了多半。

刘莹站起来说:“魏大哥,我们扫个微信吧,方便以后联系!”魏青春犹豫了一下,还是拿起手机扫了微信,刘莹的微信名很有诗意,叫“流萤”。

这一晚,魏青春一夜没有睡好。脑子里一会儿是韩根锁家的官司,一会儿是刘莹握手时的感觉,一会儿是部队训练时暴露出来的短板。凌晨时,手机响了一声,“流萤”发一首刀郎的《手心里的温柔》。

伍

第三天早晨,武装部政委打来电话:“魏营长,你再来一趟,当双方准备庭外和解,韩根锁家在村里单独独姓处于弱势方,你来了天平就不一样了。”魏青春觉得政委讲得有道理,加之相亲的事暂时没谱,在家还得听父母絮叨,便答应了武装部政委的邀请。

肇事方在家里摆了一张长条大桌,县、镇的领导和村家长坐一边,武装部政委、魏青春与根锁家人坐一边,根锁的父亲头上缠着绷带也来了。

人民调解员还没有开口,村长的父亲从兜里掏出几张纸,声泪俱下地读起检讨,承诺报销老韩家全部医疗费,当即赔偿3万元,并保证今后一定把拥军优属工作搞好。

人民调解员问根锁父亲:“村长的检讨您满意吗?愿意不愿意接受赔偿?”根锁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是军属,他们不应欺负我,但我骂他们也不对。邻居还要做的,这块地值不了这些钱,兑现了就算了!”武装部政委转头问:“魏营长,你讲两句吧?”魏青春没有接话,站起来走到一边,把调解的情况与根锁通电话讲了。

魏青春一脸春风回到座位时,一桌人便长长地松了口气。村长父亲说:“我

穿着最普通的红军装束,灰色布的表面,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,脸色是看不清的,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所摧裂的口子布满着,看得见有在成人的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。还有一张颇大的嘴,充分表示着顽强。每一遇青年或下级同志的时候,那些昂扬的心,都在他最自然诚恳的握手显得温柔起来。”

(延伸阅读 丁玲《速写彭德怀》)

驳壳枪柄上红绸子轻轻飘动

三万多名来自鄂豫皖的农家子弟,伫立在遍布鹅卵石的倒水河滩上。

抬着拳头算,他刚满17周岁。连队像一片灰色的树林,整齐地排列在他身后。他肩上斜挎着一根皮带,胸前是一排面积颇大的子弹匣,驳壳枪柄上的红绸子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飘动。

两年多的红军生活,就像旋转奔腾的激流,已把他那身乡野散漫习气荡涤一尽。残酷的战斗和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,如同一柄锋利的钢刀,在他这个毛坏子身上又砍又削,终于雕刻出一个年轻俊俏的红军指挥员。

当阅兵式指挥王树声策马巡视时,不由得翻身下马,向队伍注目良久,走过去照着秦基伟的肩上播了厚实的一拳。

(延伸阅读 徐贵祥《百战将星秦基伟》)

插图 朱凡



青春奋斗

曹慧民

波斯人有一句谚语:“一个追回接着一个追回,可以远至中国。”

如若探寻青春的秘密,一个追回接着一个追回,我们就到了中国军营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:“青春理想,青春活力,青春奋斗,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。”军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躯体最阳刚健壮的部分,当然也是青春活力和能量的汇集、释放之地。关于青春的秘密,不少都蕴藏在绿油油活生生的故事中,就像《魏营长的婚事》,恋歌是一条叙述线,而线下蕴含的“山风剑韵”生活流,以及这种生活塑造的军人意志、情怀和青春热能,才是作家要告诉我们的本真;穿越时空,作家笔下的英雄故事拓片,看似断章,“却在地壳深处被共同的矿脉连为一体”。

青春是块原料,迟早要塑造成形。军营这座高强度高热量的大熔炉,足够将一块块沸腾的铜锭,按照战斗力的标准,锻造它所需要的坚韧与刚劲。

纪伯伦说,你不能同时又有青春又有关于青春的知识。因为青春忙于生活,而顾不得去了解;而知识为要生活,而忙于自我寻求。

青春的秘密,乃至生命的意义,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:奋斗!

插图 朱凡

微纪事

微乎,四两拨千斤

他和一群人一个阶级在博弈

方志敏感觉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慰,他和这个男人一直在下着一盘棋。那时还不十分清楚,其实他面对着的不是这个男人,他也是和一群人、一个阶级在博弈。其后的很多年里,他开始了和这个阶级的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张念诚没有从方志敏的目光中看见他所期待的东西,尤其那目光,穿透虚飘黯淡的树影,钢针一样戳在他的眼眸上。他把目光从方志敏脸上移到天空,对那道白色长巾一样的云缝皱了一下眉头。等他回过头,往远处看去,方志敏正走上一道高岗。那个年轻人行走的背影,让人看上去就像走向云开雾散的一个地方。

(延伸阅读 张品成《少年方志敏》)

那张脸布满被寒风摧裂的口子

“一到战场上,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,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。只要他一声命令,我们会迎着看不见的死神勇敢地冲上去!”

一个24岁的青年政治委员说这话的时候,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兴奋。他说的就是彭德怀同志,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红军的前敌副总指挥。

那时青春,像一簇铮铮响箭

——作家笔下英雄青年时代故事拓片

夏董财 王站



方志敏 十六岁



彭德怀 三十八岁



秦基伟 十七岁



作家小记

李宏 作家、编剧

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编剧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和平时光》《寻找苏曼》《爱上牡丹亭》《男人帝国》多部,策划出品电视剧《狼毒花》《石破天惊》《战北平》《彭雪枫》等二十多部,获飞天奖、金鹰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